THƯ VIỆN QUỐC GIA
VĐ.1388
1236

欽定詠史賦卷十九

晉穆帝至恭帝

繼穆紹基委裘稱化

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年二歲郎位。在位十七年崩。年十九。廟號孝尊。改元永和十二。昇平五。晉書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為尊。遵彼聖善。成茲允恭。

褚太后端肅于宮闈會稽王昱共于夙夜綱目

康帝建元二年。秋九月。帝崩。太子聃郎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乃立聃。為皇太子。帝崩。充奉太子郎位。由是冰翼深恨充。帝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克荷褚裒宣總朝政。裒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鎮京口。尚書奏裒

見太后。在公處則如臣禮。私覿則嚴父。從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辰詔徵褚裒輔政。尚書劉遐說之曰。會稽王昱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六條。宜令德雅望。足下宜歸藩。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為談客。郗超謝萬為椽屬。超鑒之孫也。萬安之弟也。

外假召方之責權既分而漸長姦回內崇管葛之名用遠才而稔相猜訐綱目

冀卒。以桓溫都督荊梁等州軍事。冀病。表子方之為荊州刺史。委以後事。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得人則中

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責無出溫者。而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爲軍師。昱不聽。以溫代翼以惔監沔中軍。代庾方之。四年。加桓溫征西大將軍。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左丞荀羨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深源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參總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深源以王羲之爲護軍將軍。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深源不宜與溫構隙。深源不從。按晉書桓溫字元子。奕之子。尚南康長公主。與庾翼友善。常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責。託其弘濟艱難之勳。殷深源弱冠有美名。爲風流談論者所尊。徽辭並不起。

何暇胸中勝算。成都已燎毛然。虔裘虛名。魯郡還遺賊些。綱目永和二年。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曰。夫經畧大事。非常情所及。智

音焚。韓愈詩雖互倩訝。餘詳見後。

協和之志未孚。恢復之謀

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輕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遠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庶得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卽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若以爲憂惟剋悛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悛曰以博知之温舍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三年桓温敗漢兵于峚橋進至成都漢王勢降詔以爲歸義侯温至青衣漢大發兵軍峚堅不從引兵向犍爲温至彭模留參軍孫盛將輜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堅至犍爲乃知與温異道還至則温單于成都之十里陌矣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峚橋温前鋒不利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其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之乘勝長驅至成都勢遂降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圖人悅之笮音昨竹索也以竹簀爲橋而以笮爲之晉子感反五年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初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汶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代朝議以裒寧責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径造彭城後遣麾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

羣勢乃加哀征討大都督哀帥衆三萬徑造彭城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辰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辰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兵以逞既而材略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及朝廷半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哀哀遣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賊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哀退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哀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辰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哀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殆盡哀還至京口

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哀愍憤發病卒桓溫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宋王招魂歸來歸來恐自遠賊些些娑去聲語辭也

恐蜀平而專制。悅早見憂。料北伐而無成。蔡先心怕。註見上。按晉書劉悅字眞長少有不臣之志累以爲言後果驗。武昌順流之衆。幾致震驚。相王陳義之書。僅聞惶謝。綱目永和七年。桓溫知朝廷知深源之爲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覺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

調。殆不為國家用。要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深源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謂[會]稽王昱曰。若深源去職。人情離駭。必有當其責者。殿下而誰。又謂深源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且當靜以待之。今相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還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曰。彼若杭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圖。經略大算。能宏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嘖嘖。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振擾。一旅崩散。則望寔益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臟有重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郎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騶虞幡繪騶虞於幡上。即白虎幡也。[崔豹古今注]魏有青龍朱雀玄武白虎黃龍五幡。[晉]惟用白虎幡。相王謂[會]稽王昱辰錄尚書事也。嘖嘖音擇逐。皆或作咋。[詩小雅十月之交]嘖沓背憎。証聚語也。[衆情方可寒心。戎馬何堪亟駕。]亟去吏切。頻數也。[詩春]初進。既賚經營。洄[口]再屯。又增勞癘。[綱目]永和八年。殷深源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深源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將何以鎮之。愚謂宜明爰用之方。官爵。深思蕭蘭屈身之義。

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恐難以義感也深源不從上疏請北出討[涵]以謝尚荀羨爲督統進志[壽春]初[魏]豫州牧張遇以洲來降至是尚等不能撫附之遇怒據[許昌]叛降于[秦]深源軍不能進命裴鎮[下邳]九月深源進屯[泗口]深源軍王義之以書止之。不聽既義之遺深源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責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當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殘盡。以區區[吳]

[癘]丁賀反勞也。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樂不已。此封豕所痛心嘆悼者也願毀下封內封疆之內[涵]以謝尚荀羨爲督統進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深源不從進屯[泗口]遣戴施據[石門]劉遜戍[倉垣]伏甲以邀[涵]少遣書有諫。廢改所圖。姚襄率衆來歸詔屯[譙]以[涵]義曰訓厲將士。殷深源在[壽春]惡其彊盛遣兵襲永和八年[涵]將姚弋仲卒子襄屯[譙]越九年襄屯[歷陽]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深源在[壽春]惡其彊盛遣兵襲襄襄[蠡臺]襄益疑懼初深之不克。深源愈惡之遷襄[蠡臺]襄益疑懼初深源陰遣人誘秦梁史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職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深源聞張遇作亂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七萬

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王彪之上[晉]王
昱牋以爲容有詐僞未應輕進不從深源以襄
爲前驅襄度深源將至僞遁而陰伏甲以邀之
深源追至[山]桑[襄]襄縱兵擊之深源大敗棄輜重
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伏。使兄孟[宇]
[山]桑而復如[淮]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
陳無以過也
張良陳平。[區]區力[士]竟何成咄咄事還無那深
源既廢權一歸溫[嶠]嶠[桷]桷長驅。軍隨至灞。[綱目]永和
十年深源
以罪免爲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爲揚州刺史深
源連牛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
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深源爲庶人
徙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深源少
欽定詠史賦 卷十九 晉穆帝
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深源既廢
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久之溫謂掾鄢超曰深源有德有言。向爲令僕
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遏其才耳。將以深源爲
尚書令。以書告之。深源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
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
卒於徙所。
四月。桓溫
[霸]上三輔皆降。
[晉書]苻健遣子生弟雄眾數
萬屯[曉]枻[愁]愁思[槌]槌以距溫軍力戰生眾乃散進
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李商隱詩]別
離眞無郡
曉音堯居民案堵。持牛眾樂迎師。豪傑疑心。
披禍人還歸葵。[綱目]溫撫諭居民皆安堵復業民
爭持牛酒迎勞者老有垂泣者曰

不圖今日復覩官軍。[恥]王猛字景略。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嵩陰]聞溫入關。披褐詣之。捫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到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秦]太子萇等把擊溫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士以萬數。請猛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晉]書溫世哉。猛乃止。

[秦]負固而難圖。襄有罪而[楚]纔修謁於舊陵。郤徘徊於征[鞏]。[綱目]永和十二年。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溫敗襄于[伊水]。遂入[洛陽]修謁園陵。置戍而還。襄北走[襄陵]是年。遣車灌如[洛陽]修五陵[鞏]。

[鞏]。[晉]書溫比伐。[袁]喬說溫曰。公以雄武之才。[袁]喬說溫曰。公以雄武之才。

華也。

二賊未梟而還旆。神州地自陸沈。諸軍誰郤。[晉]書溫比伐。與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坻堰。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溫還軍後。[司]遂[青]兗復陷于賊。溫上疏曰。[巴蜀]既平。遂[胡]消滅。而人事乖違。憂喪王略。使二賊雙起。海西崩裂。按二賊謂[秦]苻生

苻堅。[斷]慕容皝慕容暐。[綱目]昇平二年。苟羨代[斷]不克而還。三年。泰山[綱目]太守諸葛恢伐[燕]敗績。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哀帝嗣位。晉祚已衰。**

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在位四年。崩。年二十五。改元者二。隆和一興寧三。**大統當**

王丕中興正統。義君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卽位。詔曰。[綱目]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琅邪王也。四者皆莫比[斷]比。其以王奉

謂大義聞望。親情地位。莫與爲比。其以王奉與寧元年。春三月。皇太妃周氏薨。帝就第治喪。詔會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帝欲爲太妃服三年。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麻。帝猶欲服朞。虨

欽定詠史賦 卷十九 晉哀帝 九

曰。[廣]廣陵[斷]陵公情所以上歲祖考。乃服緦麻。江虨[陳留]陳留圉人。統之子。虨[通]通閑友。**爲所出而服緦。情緣禮屈。求長生而斷穀。藥發誰醫。**服緦註見上。

[綱目]興寧元年。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寢疾不能親萬幾。太后復攝政。**太后臨朝攝政。彊臣專閫矜**

帝。褚太后詔見上。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議遷都而羣臣駭。屢出師而百姓疲。**[綱目]隆和元年。燕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溫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洛陽。自永嘉之亂。蕃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寔

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興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寔賴萬里長江晝而守之耳。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塩墟函夏蕭條。宜遣將帥有威名資食者。先鎮洛陽。掃平京詣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少慕高尚。常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辰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寔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

姑孰。先城赭圻 綱目 徙赭圻居之。固辭丙戌。遥領揚州牧。詔止之。溫遂城赭圻。辰詔復徵溫入朝。溫至赭圻。以弟豁監荆揚等州軍事。

欽定詠史賦 卷十九 晉哀帝 十

喜怒誰念。惟王簿參軍之聽。醜芳奚擇。慕子元處仲之爲。綱目 溫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王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之語曰。事參軍。晉書 溫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寮。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其心迹如此。拔文景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撫枕起曰。既

廢爲海西公。改元太和。救蜀之師未罷。伐燕之騎載馳。超易惛書。京口忽焉奪帥。評非温敵。枋頭何爾棄輜。

綱目興寧三年。冬十一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圍成都。大司馬温還江夏。相朱序救之。太和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温帥衆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于燕。初郗愔在北府。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遺温書。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皆予超爲温參軍。取視毀之。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加以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温拜領已所統。温大喜。即以愔爲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兗。夏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

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絶。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絶。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若能由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佚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兵北上。進不速決。退必狼狽。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辰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王皝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温至枋頭。晧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

覆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量也。折衝禦侮之材。風雲感會。緯國謀王之彥。左右盡簪。按中興二十八將。鄧禹賈復馮異註見前。寇恂註在後。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爲亭長。亡命至漁陽。往來燕薊間。皆交結豪傑。王郎起。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彭寵合漁陽上谷二郡精銳附光武。擊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光武將發幽州兵。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會清陽。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爲軍鋒。先登陷陣。光武卽位。拜大司馬。建武二年。率大司空王梁等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定封廣平侯。復擊鄴西河內諸賊。悉破之。進兵南陽擊宛涅陽諸城。皆下之。又與馮異擊昌城五樓。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擊青犢於軹。大破降之。圍劉永於睢陽。永死。城降。破五校於東郡。富平獲索於平原。平渤海。拔朐城。東方悉定。十一年。率岑彭等伐公孫述。十二年。與述戰於廣都。成都間。八戰八克。述敗。傳首洛陽。漢性彊力。光武常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辨裝之日。故能常用職以功名終。及薨。賜謚忠侯。富平貙索貙帥師郎。耿弇字伯昭。父況。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年二十一。奉奏詣更始。會王郎起。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署門下吏。弇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後乃拜弇爲大將軍。光武卽位。拜弇

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遁遥中流。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而自敗。太和五年温發徐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辰征役既煩。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貢恥春秋。雖聲可恨。織誣牀第。令草誰欺。桓叟之舉動如斯。將何容於四海。褚后之憂懼似斛。空致感於百禋。綱且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辰事。温見之怒。謂盛子曰。防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辰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

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人望。還受九錫。及防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語郗超曰。足以雪防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乃楊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咸安元年。温乃詣建康諷太后請廢立。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盈之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集百官於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帝乘犢車出神虎門。侍御史將兵衛送東海

第。温帥百官迎昱帥帝位。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温頭帽墮。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温忌之。表免其官。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温新蔡王晃自庾蘊弟倩桑等謀及。收付廷尉。又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有司承温旨請誅晞。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温固請。帝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乃奏廢晞徙新安。詔。侍中謝安見温。遜辭。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温遂還姑孰。

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晉帝奕

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温之謂矣。既而温又奏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註。床第謂淫亂之事。自說自為飾說。

晉書温嘗得劉琨妓女。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云面甚似。恨鼻。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不怡者數日。

詩王風。兔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註。罹。憂也。若何以與。有太和四年。秦苻堅以陝城降燕。燕主暐入關。苻堅事見晉紀。不知有詩。筆非是。

是誰非。廢也。

是誰非 廢也 左傳僖十年 不知有詩 筆非是 問

疆御命。未使。燕皇。綱目太和四年。秦苻堅以陝城降燕。燕主暐入關。苻堅事見晉紀。不知有詩。筆非是。問

疆御命 未使 燕皇 綱目 太和四年 秦苻堅以陝城降燕 燕主暐入關 苻堅事見晉紀 不知有詩 筆非是 問

恤患交。歡豈眞。泰惠出。晉氏或與或廢。燕秦詣。燕范陽王德以

恤患交 歡豈眞 泰惠出 晉氏或與或廢 燕秦詣 燕范陽王德以

為荷兵皆肉袒離枝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宜命皇甫眞引幷冀之衆徑趨蒲坂吳王垂引
許洛之兵馳解庾闡太傅總京都虎旅為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許曰
秦六國也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加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四
年燕遣梁琛如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敗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王燕燕之君臣朝服備
禮酒脯宮庭然後致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猶乘輿所
至曰行在所之有又春秋亦有遏禮何為不可琛曰桓溫闚我王略苻堅危秦孤是以秦

王垂患結好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阜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
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
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王然苻不以禮亦不敢從
也堅乃為設行宮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類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奕數問琛來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
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琛不欲使人相見秦
堅不許按太宰謂慕容皝與敵國自相猜忌正統猶可維持簡文丕承德
敦清儉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初封會稽王
温迎而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廟號太

尊。改元
咸安。面見戚而賊心寒。手詔嚴而姦謀斂。註見
上。惟跋扈之勢難除。而撥亂之才有斂。晉書帝少有風
儀。善容止。雖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疑塵滿席。
湛如也。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
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金行頹弛。適逢屯運之艱。本丞
合成。豈特履霜之漸。晉書簡文孝武紀論簡皇以
桓氏。祭則寡人。又金行頹弛。抑亦人事。按晉推
五運爲金德。又桓溫傳郭璞讖云。有人姓李。
見專征伐。警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云
子爲在車去軸為巨。合成桓字。言成康既崩。

桓氏始大。政由桓氏。曾翕赫以方張。祭則寡人。徒寂
凝而自檢。言見上。道非交泰。簡皇凝寂。不貽伊戚。謬忝禁
於佞昏。終懷懽惑之憂。託負宸於賊臣。幾誤台圭
之玷。晉書贊曰君若綴旒。祚懽惑又入太徽
太徽。尋而海西廢。及帝登
帝甚惡焉。中書郎郗超在
直。帝乃引入謂曰。故當無復前日事耶。超曰。大
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
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
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臣衛
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
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餘見下註 詩抑

R.1388
THƯ VIỆN QUỐC GIA
R.1236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幸有侍中。啟諮杜居攝於未形。僕射定儲。屹立朝而難犯。綱目咸安二年。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初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倘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爽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溫居攝。爽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藉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

溫望簡文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帝冲書曰。遣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及圖因以少延。大節均之罔愧。綱目陳仁錫評。坦之改詔。虔之以少延。武承基緒德賴靈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二子也。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改元者二。寧康三。太元二十一。晉書簡文帝詔。殷賴祖尊靈祇之德。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雖彊將外方窮。而賢臣內協同貧。數言談笑而撤兵。姦心暗折。

九錫稽遲而改草。妙用難闚。綱目寧康元年。春二
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辰都下
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懼甚。安神色
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
道側。溫大陳兵備。延見朝士。坦之流汗霑衣。倒
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
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
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矣。辰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心輔衛
卒安晉室。秋七月大司馬溫卒。初溫疾篤。諷朝
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
使袁宏具草。以示王彪之。彪之嘆其文辭之美
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可以此示人。安可
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姦臣既隕。舊德在斯。鎮雅俗則推安石。振紀綱有若彪之。夙夜王家。貿德郎之淹識。豁鈐軍事。謝幼度之籌惟。晉書
史臣曰。太尊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
隕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
足以振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
事。謝袁之子也。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等以山水文籍自娛。徵辟皆不
就。人高其名。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年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尋遷吏部尚書。簡文
病篤。安受顧命。簡文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盛

陳兵衛。安從容笑語。即撤兵。後堅入寇。安指授諸將方略。破堅於[淮淝]。以總統功進封大保。

彪之字叔武。初遷侍中廷尉。屢上疏執法。人比之張釋之。溫不[武昌]人情震駭。彪之言於簡文。與溫手書。示以誡款。溫果不進。復爲僕射。辰溫將廢海西。彪之知溫不辰之迹已著。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得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斯須。孝武即位。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咨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相天下事。當以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室宇爲能耶。安無以奪之。終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桓冲字幼子。小字買德郎。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死。孝武詔冲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謝安以人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若諫。冲皆不納。忠言嘉謀。每盡心力。尋遷[荊]州刺史。苻堅遣將寇[樊鄧魯陽]。冲遣朱序擊之。序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疏請解職。不許。及苻堅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憂。選兵三千。赴京師。安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歎曰。安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略。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堅破慙恥發病卒。謝玄字幼度。奕之子。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桓溫辟爲掾。轉征西將軍。後以討苻堅功封[康樂]縣公。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劒岫]而跨[靈山]。威聲赫濯。振[長]

河而臨清洛。武略指揮。晉書武紀論西瞰烟冲而跨盩山扼扳長河而臨清洛。武略指揮。晉書武紀論西瞰烟冲而跨盩山扼扳長河而臨

破苻堅將姚萇於墜江太元四年。謝玄與苻堅將苻融彭超戰于君川大破之。因修諸洛陽五陵。八年。楊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堅將魏光。墜音

店。

狡焉秦寇。窺我淮淝。鞭投江而欲斷。風掃葉而何遲。綱目太元七年。秦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俊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虜鎮守洛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憊長江之險。民為之用。

欽定詠史賦 卷十九 晉考武帝 二十

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羣臣進諫者衆。堅曰。吾數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而內外皆言不可。何也。太子宏曰。今歲在鶉尾。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掃地。則力丙竭耳。幸天心之未厭。啓廟勝於先幾。表襄山川。勢已分乎主客。風流宰相。望是乎安危。左傳僖二十八年楚師慶鄰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鄰音携。丘陵險阻。後者。其惟諏氏乎。晉書王儉傳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亡於社稷。晉書王儉傳儉有謝安大夫舉不失

親作用試觀屢屢。周太尉靜而定亂。處分洞若圖
暮晉書謝玄傳朝廷方求良將。安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造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人咸不以為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屢間亦得其用。所以知之。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秦]王堅下詔大舉。八月。遣[融]梁州諸軍。曰。昔殷以龍興。周[盈]人。師其勉之。賓衛曰。王者無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師其勉之。賓衛曰。王者無戲言。此不詳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於垂曰。王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潁]川。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餘里。水陸齊進。運漕萬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與將軍謝玄為前鋒都督。眾八萬拒之。辰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安。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姚音載。[左傳]叔向曰。祁大夫內舉不失親。按堯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曰。午也可。於是以午為中軍尉。詫。午祁奚子[漢書]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軍。軍中當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登城而草木

皆兵。彊氏魄褫逐北而鶴風效響殘卒心離綱目太元八年。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兵奔潰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融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趨洛澗成阻澗爲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融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

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來奔大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硤音洽按晉書朱序寧康初為梁州刺史鎮襄陽荷堅遣其將苻丕來攻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以為尚書後歸晉歷豫州刺史又監青兗二州刺史卒

兒破賊功成斬將搴旗

搴攬放床上了無喜色某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

欽定詠史賦 卷十九 晉孝武帝 二十三

晟齒之折。史臣曰于氐上天乃眷彊氐自隕玉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掩沃山封泥函

答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機會正當復振條綱卻

乃弗垂國寶用而愉邪進道子莅而政事隳

綱目太元八年以王國寶為尚書郎謝安增王國寶坦之之子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方諂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知名既盛而險詖球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之

爵初非天吉品雜臺廝一酌甘於朝醉千觴繼以

夜飛。好家畜此。孽兒。撞傾莫悟。長星勸汝杯酒。沈湎堪悲。綱目太元十三年。以范甯爲豫章太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姆僧尼。近習弄權。受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孽兒欲撞壞之耶。左衛將軍許榮上疏曰。局吏衛官。僕隸婢兒。皆爲守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侯臨官。政敎不均。暴濫無罪。疏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六座啓道子宜加殊禮。疏奏。帝大怒。中書侍郎范

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六座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爲豫章太守。按道子簡文之子。姏武酣反。老女稱也。二十年。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心惡之。於琴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寇後宮。辰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壓暴崩。詐太子閽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晉書史臣曰。脩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国寶竊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崇廣。肆一

酐於榮朝飛于觴于夜梭道子初封琅邪王
桓會稽國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改封會稽王
八座謂尚書令左右僕射及五尚書也。晉末安承。佐尊德忝帝諡德尊
字德尊孝武帝太子也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三改元者三。隆安五。元興三。義熙十四。方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
桓玄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勅殷仲堪使回軍冬十月。復以殷仲堪督荊益軍。仲堪
罷兵還鎮三年。桓玄舉兵。
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西鎌之門縱暴。動衆

乃民水僊之黨煽凶。攻城塡塹

綱目隆安三年以會稽世子元顯鎌

尚書事。辰謂道子為
騎塡奏。東第門可張羅
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
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駭動。自海島攻陷會稽殺
丙吏王凝之於是八郡之人。一旦起兵。殺長吏
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辰三吳承平日久。民
不習戰。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
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所過焚掠刑木湮井
義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
以來內外乖異召頭以南皆為荊江所據。以西
皆豫州所專。京口及廣陵相
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八

都者為恩有。藏內盜賊滋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於是內外戒嚴。加遣子黃門元顯領中軍將軍。命除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太守盜。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牢之進臨浙江大破之。恩逃入海島。晉書恩後入海死。其黨謂之水僊。

三吳民久已啼饑。五湖長欲還無饜。綱目元興

元年。桓玄舉兵反。庚寅東土遭殊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之。以將椽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士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晉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將房亡切。音浮。饘也。椽似兩切。音緣。諭宣安帝音翔。晉書玄字靈寶。溫之孽子。溫愛之。命以為嗣。初為義興大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乃九州伯。子為五湖長。飢與師犯順入京師。殺元顯。改元大亨。矯詔自封楚王。孽子庶子也。

檄傳討罪。聲言元顯之誅。表請歸藩。謀效新都之僭。檄傳註見上。綱目元興二年冬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初玄表請歸藩。侯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踐祚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侯百僚集賀。為已

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耶獨無之。求得
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
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辰人謂之克
隱。又欽廢錢用穀。皆及復肉刑。制作無定。卒無
所施。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
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卞範
之爲禪詔。遣司徒王謐禪位于楚。出
居永安宮。百官詣琨勸進。玄築壇於丸井山
北。卽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
玄入建康宮。登御床仰
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臨聽
訟觀閱囚徒。罪無
辰或卽之。以其祖桑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
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卞承之曰。尊廟之祭。上
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
矜伐。王者奏事。或一字乖離之誤。必加糾擿。以
示聰明。或手註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
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
又性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又
丹起華日。玄矯稱符命。文飭姦非。大類王莽。
謂禎祥之宜有。矯詐以成。鄙肥遯之獨無。徵求何
泛。獄刑錢穀。亂經制而謾施。書畫田園。假權蒲而
彊占。何人爲之無忌。禪詔逼書。豈地載之不能。座
牀忽陷。好爲糾擿。詔令紛而奏案停。淫于遊畋。嘗

繕多而人心厭。於是草澤起謀。英雄奮劍。筆兵京口宣傳盟主之威。破賊崢嶸扑滅元凶之燼。綱目元興三年。彭城丙史劉裕從兗州刺史桓修入朝。既而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毅曰。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於是裕毅無忌及孟昶裕季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裕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入京口門。斬桓修以徇。裕署東莞劉穆之爲主簿。辰玄以桓弘鎮廣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率壯士數十人直入斬弘。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爲盟主。裕有眾千七百人。移檄遠近討玄。玄使弟謙等大潰。玄出走。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壇臺百官。焚桓溫神主。迎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嶽帥百官奉迎乘輿。謀玄親族在建康者。使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玄挾帝入江陵。收集荊州兵。有眾二萬。復挾帝東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與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道規曰。不可。彼眾我寡。彊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夫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鬬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

玄挾帝單舸西走西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荊州刺史賊盧循遣其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追之長史鄧潛之諫請固守二城蓄力俟其疲老然後可擊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爲賊將所乘衆遂奔敗無忌尚焉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遂捉節死之。劉敬初爲桓弘中兵參軍。桓玄既簒敬與劉裕等起兵討玄及乘輿反正玄餘黨桓振復與苻宏自蜀振殺之其餘擁衆假號者皆討平之以功封南平郡公爲梁州刺史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敬具舟船將率衆南征劉裕與敬書又遣教從弟藩征止之敬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旅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始興盧循與敬與戰于桑洛洲敗績敬棄

玄挾帝單舸西走西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荊州刺史賊盧循遣其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追之長史鄧潛之諫請固守二城蓄力俟其疲老然後可擊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爲賊將所乘衆遂奔敗無忌尚焉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遂捉節死之。劉敬初爲桓弘中兵參軍。桓玄既簒敬與劉裕等起兵討玄及乘輿反正玄餘黨桓振復與苻宏自蜀振殺之其餘擁衆假號者皆討平之以功封南平郡公爲梁州刺史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敬具舟船將率衆南征劉裕與敬書又遣教從弟藩征止之敬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旅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始興盧循與敬與戰于桑洛洲敗績敬棄

玄挾帝單舸西走西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荊州刺史賊盧循遣其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追之長史鄧潛之諫請固守二城蓄力俟其疲老然後可擊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爲賊將所乘衆遂奔敗無忌尚焉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遂捉節死之。劉敬初爲桓弘中兵參軍。桓玄既簒敬與劉裕等起兵討玄及乘輿反正玄餘黨桓振復與苻宏自蜀振殺之其餘擁衆假號者皆討平之以功封南平郡公爲梁州刺史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敬具舟船將率衆南征劉裕與敬書又遣教從弟藩征止之敬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旅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始興盧循與敬與戰于桑洛洲敗績敬棄

玄挾帝單舸西走西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荊州刺史賊盧循遣其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追之長史鄧潛之諫請固守二城蓄力俟其疲老然後可擊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爲賊將所乘衆遂奔敗無忌尚焉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遂捉節死之。劉敬初爲桓弘中兵參軍。桓玄既簒敬與劉裕等起兵討玄及乘輿反正玄餘黨桓振復與苻宏自蜀振殺之其餘擁衆假號者皆討平之以功封南平郡公爲梁州刺史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敬具舟船將率衆南征劉裕與敬書又遣教從弟藩征止之敬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旅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始興盧循與敬與戰于桑洛洲敗績敬棄

玄挾帝單舸西走西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荊州刺史賊盧循遣其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追之長史鄧潛之諫請固守二城蓄力俟其疲老然後可擊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爲賊將所乘衆遂奔敗無忌尚焉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遂捉節死之。劉敬初爲桓弘中兵參軍。桓玄既簒敬與劉裕等起兵討玄及乘輿反正玄餘黨桓振復與苻宏自蜀振殺之其餘擁衆假號者皆討平之以功封南平郡公爲梁州刺史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敬具舟船將率衆南征劉裕與敬書又遣教從弟藩征止之敬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旅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始興盧循與敬與戰于桑洛洲敗績敬棄

船。以數百人步走。餘眾皆為賊所虜。毅僅而獲免。復本職。及裕討循。詔毅知西府事。毅以喪師乞降為後將軍。尋轉荊州刺史。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晉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于安帝誅藩。裕率眾討毅。毅敗走縊死。諸葛長民初為恒玄參軍。以貪刻免。及劉裕起義興之師乞降為後將軍。尋轉荊州刺史。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晉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于安帝誅藩。裕率眾討毅。毅敗走縊死。諸葛長民初為恒玄參軍。以貪刻免。及劉裕起義興之

師。謀為亂。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兼行而下。輕舟至進。潛入東府。明日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拉殺之。毛璩

政之寬頹。東夏翦平。拯齊民之昏墊。

綱目元興三年。桓玄既敗。走。玄司徒王謐。推劉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琊內史。孟昶為冠軍太守。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委以腹心。穆之辰晉政寬弛。紀綱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慝。穆之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

二郡軍。會於巴郡。縱因蜀人不樂東征。遂反。璩遏害。璩音渠

辰宜斟酌。矯晉

走。玄司徒王謐。推劉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琊內史。孟昶為冠軍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委以腹心。穆之辰晉政寬弛。紀綱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慝。穆之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

丙外肅然。義熙六年。劉裕拔廣固執南燕王超送建康斬之。司馬光曰。晉自濟江以來。盛盡不競。戎狄橫驚。虎嘯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前平東夏。不以此振旅振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向風。遺黎企武。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莫大之業也。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乘輿反正是乃之功。王室翊扶。惟臣其念。乃愷悌之風未著。篡爭之計已潛。桓氏滅而劉氏興。卓操之姦相踵。姚賊擒而夏賊熾。所謂欽定詠史賦

入洛陽齊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王嗣以問崔伯淵對曰。今屆丐桑堅倘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芳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風俗無異。解衣抱火。張羅捕虎。雖晉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且救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曰。卿料之審矣。伯淵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皝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氏之曹操也。按漢末董卓作亂。曹操起兵討卓。後遂擒呂布。滅諸袁。降張繡等。平移漢祚。劉裕既誅桓玄。繼滅譙縱。擒慕容超。姚

泓。遂篡晉事。與操類。是年。裕入長安。秦主泓出降。送建康斬之。秦州軍事。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爲參軍。從事。田子與鎮惡爭功不平。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諸門流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歔欷。慰喻遣之。夏王勃勃聞裕東還。大喜。使其子璝率騎向長安。義熙十四年。沈田子鎮惡。王修討田子斬之。劉義真殺王修。關中大亂。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勃勃稱皇帝。璝音回。彗經北斗之躔。咎徵已見。危及東堂之弒。厥罪應殲。綱目義熙十四年。彗

星見。出天津八十餘日而滅。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琊王德文即位。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

帝諡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在位二年。裕廢爲零陵王。尋弒之。壽三十六。改元元熙。

奄器徒擁。他人是瞻。酒罌暗付舊臣。非堪酬勸。赤紙已成禪詔。未絕猜嫌。晉書恭帝爲琅琊王。以張禪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韋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禪。密令酖帝。禪曰。酖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

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綱目元熙二年。六月。宋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裕欲受禪。傅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辰。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氏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亦紙爲詔。遜于琅邪第。裕卽位。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卽宮爲秣陵縣。使劉遵考將兵防衛。宋永初二年。秋九月。宋王劉裕弒零陵王於秣陵。南史齊明帝使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典籤伯茂手自執酖逼之。子倫謂亮曰。此酒奎非勸酬之爵。

元熙數極。三微。甲子。慨陶潛之筆。東晉期終。百二。丁庚。符郭璞之占。晉書恭帝紀論五運攸革。三微數盡。按後漢書陳寵傳論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寅以爲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南史陶潛字淵明。又名元亮。少有高趣。宅邉有五柳樹。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後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自以曾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作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晉書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僞蓋以百二

之期促。故嬖而倒之也。按〔西晉〕自武帝受〔魏〕禪。至愍帝降〔趙〕。凡四主五十三年。〔東晉〕自元帝即帝位。至恭帝禪〔宋〕之歲。凡十一帝一百三年。合一百五十六年。以此始終。陰謀何益。出乎爾。反乎爾。明監其嚴。〔左傳宣十二年〕商湯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孟子〕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臣張國用奉閱

臣裴俊奉草

欽定詠史賦卷二十　附十六國

若乃雄圖內卷。寇敵外覬。風塵競逐。疆弱相兼。紛紜十六國之興。勢同雲擾。泯泯億萬民之困。禍酷崑炎。晉書載記序。雄圖內卷。師旅外幷。十六國謂趙後趙燕秦後秦成漢前涼後涼後燕西秦北涼南涼南燕西涼北涼夏也趙初號漢。始自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僭稱王。懷帝永嘉二年稱帝。自僭王後凡六年。永嘉四年。淵死子和立。甫一月。爲弟聰所殺。聰立凡八年。元帝太興二年。聰死。子粲立。爲其臣靳準所殺。淵族子曜討準而自立。太興二年。曜改號趙。曜立凡十

一年。成帝咸和三年。爲石勒所殺。子熙守上邽。亡。自淵至熙。六主。共二十六年。後趙石勒以元帝太興二年稱趙王。幷有司兗之地。及徐豫沿淮諸郡。成帝咸和五年。僭稱帝。自僭王後凡十五年。以成帝咸和八年死。子弘立。一年。爲從父虎所弒。自立。凡十五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邃弒之而自立。邃兄鑒又弒邃而代之。纔百餘日。爲冉閔所殺。後趙滅。自勒至鑒二主四子。共三十二年。冉閔以永和六年僭稱帝。改號魏。凡三年。至穆帝升平元年。爲燕所滅。前燕慕容廆以武帝太康元年。立爲鮮卑單于。十年。降晉。晉拜鮮卑都督。幷有遼東之地。廆立凡五十四年。以成帝咸和八年死。子皝立。成帝咸康三年。自稱燕王。立凡

十五年。以穆帝永和四年死。子儁立。永和八年。僭稱帝。儁立凡十三年。以穆帝升平四年死。子曄立。凡十一年。以帝奕太和五年。爲[秦]苻堅所虜。[前燕]亡。自廆至暐四世。共八十一年。廆。音鬼。皝。音幌。

之地。凡四十一年。爲故[趙]將麻秋所殺。子健立。僭稱[成]氐。穆帝永和八年。僭稱帝。凡四年。以永和十一年死。子生立。二年。穆帝升平元年。爲從弟堅所殺。堅自稱[大秦]天王。最彊盛。

立凡二十九年。以孝武帝太元十年。爲[後秦]姚萇所殺。子丕立。據有[晉陽]。凡二年。太元十一年。

萇所殺。子丕立。據有[晉陽]。凡二年。太元十一年。

[西燕]慕容永擊敗之丕走。爲[晉]將馮該所殺。族子咨代立。有[秦州]之[南安]之地。凡九年。太元十九年。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 十六國 二

年。爲姚興所殺。子崇立。奔[滉]中。爲乞伏乾歸所殺。[前秦]亡。自健稱帝至咨四主。共四十三年。

[後秦]初自姚弋仲以懷帝永嘉六年自稱[扶風]之地。凡四十一年。以穆帝永和八年死。子襄歸[晉]尋叛。穆帝厂平元年。襄爲苻生所殺。襄弟萇降[秦]。孝武帝太元十年。萇殺苻堅十一年。僭稱帝。有[長安][新平][安定]之地。凡八年。太元十八年死。子興立。凡二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死。子泓立。踰年爲劉裕所擒。[後秦]亡。自萇僭位至泓三世。共三十二年。[成漢]李特以惠帝永寧元年據[廣漢]稱[益州]牧。凡三年。惠帝太安二年。爲羅尚所殺。特弟流代領其衆。流死。兄子雄代之。以惠帝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惠帝光臨元年。僭稱帝。國號[成]雄立凡三十

一年。以成帝咸和九年死。兄子班立。雄于趙殺
班而立。期期亦雄子。立凡四年。成帝咸康四年。
爲從叔壽所弒。壽自立。改號漢。凡六年。以康帝
建元元年死。子勢立。凡四年。以穆帝永和三年
降晉。咸漢亡。自特至勢六主。共四十四年。
涼張軌以惠帝永寧四年爲涼州刺史。保有前
西之地。世爲晉臣。軌在州十四年。以愍帝建興
二年卒。子寔立。凡七年。元帝太興三年。爲劉弘
所殺。弟茂立。凡四年。以明帝太寧二年卒。寔子
駿立。凡二十二年。穆帝永和二年卒。子重華立
凡七年。永和九年卒。子曜靈立。甫一月。其伯父
祚弒之而自立。未及一年。爲張瓘所殺。曜靈弟
玄靚立。凡八年。哀帝興寧元年。其叔天錫弒之
而自立。凡十四年。考武帝太元十四年。以安帝
三河王。據有隴右。河西之地。凡十四年。以安帝
隆安三年死。子紹立。庶兄纂殺紹而代之。纂立

凡二年。隆安五年。其臣呂超弒之。而立其從弟
隆。隆立凡二年。安帝元興二年。降於後秦。爲姚
興所殺。後涼亡。自光至隆四世。共十八年。後
燕慕容垂以孝武帝太元九年稱燕王。十一年
僭稱帝。跨有河南弘農范陽太原諸郡。有燕全
境凡十三年。太元二十一年死。子寶立。凡三年
安帝隆安三年。爲其臣蘭汗所弒。子盛立。凡三
年。安帝元興元年。爲其臣段璣所弒。叔熙立。凡
六年。安帝義熙三年。爲寶養子高雲所弒。雲代
立。凡三年義熙五年。爲其臣離班桃仁所弒。馮

氏。逐代之後。燕。亡。自垂至熙。四世。共二十四年。
又。養子。雲。三年。秦。乞伏國仁。以孝武帝太元
十年。自稱單于。凡二十三年。太元十二年死。弟乾歸
立。盡有。隴西。之地。凡二十四年。安帝義熙八年。
爲乞伏公府所弒。子熾磐立。後七年而。宋。受禪。
熾磐立。凡十七年。以。宋。文帝元嘉五年死。子慕
末立。凡三年。爲。夏。赫連定所殺。西。秦。亡。自國仁
至慕末。四世。共四十七年。北。燕。馮跋以安帝
義熙五年立。并有。遼東。正黨。正谷。涼川。幽。平。等
州。跋立七年而。宋。受禪。二十二年以。宋。文帝元
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而自立。凡七年。元嘉
十三年。爲。魏。所伐。奔。高麗。爲所殺。北。燕。亡。自跋
至弘二世。共二十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 十六國 四
年。凡三年。隆安三年死。弟利
益之地。及嶺南五郡。凡三年。隆安三年死。弟利
鹿孤立。凡三年。安帝元興元年死。弟傉檀立。凡
十二年。安帝義熙十年。爲。西。秦。乞伏熾磐所殺。
南。涼。亡。自烏孤至傉檀三世。共十八年。傉檀奴沃
切。南。燕。慕容德以安帝隆安二年僭號。居。廣
固。并有。冀。兗。青。徐。幽。并。豫。六州。凡八年。安帝義熙
元年死。兄子超立。凡五年。義熙五年。爲劉裕所
滅。南。燕。亡。自德至超二世。共十三年。西。涼。李
玄盛以安帝隆安元年稱。涼。公。跨有關西之
地。凡十八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卒。子歆立。凡
三年。恭帝元熙二年。爲。北。涼。蒙遜所殺。弟惮守
燉煌一年。爲。北。涼。所滅。自玄盛至惮三世。共二
十二年。北。涼。初自段業以安帝隆安元年稱
建康。公。有。河西。姑臧之地。三年稱王。自稱公後

凡五年。沮渠蒙遜弒之而自立。後七年而宋受禪。蒙遜立凡三十三年。以宋元嘉十年死。子茂虔立。凡六年。元嘉十六年。降於魏。死。自段氏一世五年。沮渠氏二世三十九年。

勃勃以安帝義熙三年。自稱天王。都統萬。幷有後一年而宋受禪。自稱王。後凡十九年。宋文帝元嘉二年死。子昌立。凡三年。元嘉五年。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三世。共二十五年。

蒲阪及朔方高平之地。蔕帝元熙元年。僭稱帝。

亂征火炎昆冏。王石俱焚。二趙四燕。皆出胡夷。毒已遍幽并。冀洛三秦五涼。又兼成夏。險吝馮翊。隴巴黔中。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　十六國　五

蠶趙所據。隴隴。秦巴西秦黔中郡。成漢所據。涼夏所據。

竇書提封天下。十喪其八。元海爲之禍首。劉淵字元海。

亹懷愍爲俘。滔天兵氛。阿奴肓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尊女爲公主。妻肓頓。故其子孫遂肓姓劉氏。漢

建武初。入居西河。魏武分其衆爲五部。皆家于晉陽汾澗之間。淵父豹爲左部帥。淵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嘗曰。吾常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雨公屬文帝而不能開岸岸之教。惜哉。遂學武藝。精絕於人。及豹卒。淵代爲左部帥。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淵詭說穎。請還集五部赴國難。遂僭稱漢王。

攻陷太原。王彌石勒共降之。既僭帝號。使聰及王彌劉曜寇洛陽。聰敗而還。及淵死。聰立。又遣王彌劉曜石勒呼延晏寇河南。遂圍洛陽。辰城內饑甚。人相食。莫有固志。彌晏入南宮。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害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遷懷帝及惠帝爭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封懷帝爲會稽郡公。尋酖之。又遣劉曜攻陷長安。愍帝降。聰封愍帝爲懷安侯。尋遇害。鬼哭妖興。屠各白眉。來而六璽道降。玉書瑞去。秦雍赤馬躓而五牛旗搴。晉書聰既殺其兄和。僭稱帝。以其弟乂爲皇太弟。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丞晉書單氏慚恚而死。聰封其子粲爲晉王。以爲相國總百揆。辰中常侍王沈等寵侔用事。聰卽乂之毋也。乂屢以此漸

由羣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殺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談少府陳休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聰立后四人。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粲譖乂於聰。聰爲玩海王。粲使靳準賊殺之。聰立粲爲皇太子。聰死。粲襲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靳氏號弘孝皇后。王氏號弘德皇后。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

掘淵聰墓。燒其尊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劉曜自長安赴之。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生而有白眉。既退難。至于赤壁。僭即帝位。喬泰等殺準。推勒明為盟主。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誅明勒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曜徙都長安。入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有文曰。皇元皇元。敗趙。昌羣臣咸賀以為滅勒之徵。曜大悅。齋受於太廟。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曰。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秦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攻石勒將石生於金墉城。勒自來戰。曜少而滑酒。未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踶頓。乃乘小馬。比出後為勒所殺。曜子熙走上邽。勒使石虎追執殺之。

按晉書南陽王保將陽曼王連據陳倉。曜攻之。曼連謀曰。諜者還云。共五牛旗建。胡王自來。不可當也。宋書禮志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仲春龍詩蕭大旗牽。牽拔取也。前趙改為後趙。爭端開而人亦效尤。世龍繼以乖龍。積惡甚而理無枲緬。

晉書後趙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販落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聲貌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為奴以能

相馬自託於馬收帥汲桑。爲羣盜。桑始命以石爲姓。勒爲名。劉淵稱王於黎亭。勒歸淵。淵年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及淵僭號。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劉聰攻河內。勒率馳會之。晉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振。皆請降送質于勒。及淵死。聰授勒幷州刺史。汲郡公。勒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於葛陂縶晉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眾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太半。勒會諸將計之。刁膺諫勒先送質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將軍攻陷帝都。四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罪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必欣於敵去。未遑北據。冀州牧。封本郡王。黨公。勒襲幽州。殺王浚。劉琨長史李弘以幷州降于勒。劉曜僭號。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如曹公故事。既而以曹平樂言停太宰之授。勒怒曰。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耶。遂僞稱趙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辰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勒憚之不敢爲寇。逖卒。勒始有窺覦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驟然矣。後既虜劉曜。僭稱帝。立其子弘爲皇太子。單于。封其從子虎爲中山王。虎字季龍。少殘忍。數彈人。單中以爲患。勒將殺之。勒毋王曰。快牛爲犢子辰。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

十八。稍折節。便弓馬。勒以為將軍。前後降城陷壘。玩斬士女。少有遺類。而所向無前。勒委以專征之寄。虎自以勳高一辰。而勒以大單于授其子弘。深恨之。勒死。子弘立。虎廢弘為海陽王。尋殺之。僭稱天趙天王。立其子邃為皇太子。總百揆。虎荒耽內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為可呈。呈之。虎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恨甚。謂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旨。頻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事發。虎廢邃為庶人。殺之。立子宣為皇太子。宣為鹿人。殺生殺。旬日省決。不敢啟也。虎又以女騎為鹵簿。遊于戲馬觀。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主。威刑日濫。朝會以目。虎命宣。祈于山川。因而遊獵。建天子旌旗。復命韜亦如之。宣害韜寵。甚嫉之。韜起宣光殿于太尉府。深長丈。宣恚甚。謂揚杯牟成曰。汝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能殺之者。吾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莫不濟矣。使杯與趙生等共殺韜。既而獲趙生。詰之具服。虎鑠宣焚殺之。虎嬖劉曜女。生子胜。封齊公。張豺說虎立世為太子。穆帝永和五年。虎僭稱帝。虎死。世立。凡三十三日。其兄遵弒之。遵立一百八十三日。凡鑒又弒之。鑒立一百三日為冉閔所滅。史臣曰。釁起於張豺。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前音背。鑠音鎖。閔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左傳莊二十一年原伯二陵碑。慶緒朱絺。絺遠也。右侯拾去而酷深。術士知亡而淪

鞠休梁宣帝明帝

泫。晉書張賓字孟孫。嘗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石勒為劉淵將。下山東。賓提劍軍門大呼請見漸見規模勒異之。引為謀主。機無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以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又石虎辰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西山石間血流。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易乾上九文言。知存而不知亡。螟、蛉、肖、螫、既為典午而取償。步搖翻霜。隨見

棘林之摧揃。晉書冉閔字永曾。虎之養孫。石遵之將弒弘也。謂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廢鑒殺之。盡殪石氏。僭稱帝。國號天魏。及慕容儁略地至冀州閔帥騎距之。為慕容恪所擒。送于龍城。斬之。史臣曰。士龍之殪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壞人衣襟。冉閔小字棘奴也。慕容氏之祖莫護跋。魏初封

讒貶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焉。贊曰。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蜩起。怙險鴟張。詩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楊子曰。蜾蠃之子。類我類我。久則肖矣。典午忽兮月酉沒。既而司馬昭以月死。

揄音翥分割也。阿干歌起。藉書參於周瑞。曦。晉書前燕慕容廆字奕洛瑰。廆東鮮卑人也。初襲父爵為昌黎公。邑廆東。武帝元康四年。為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移居天棘城。元帝封廆為遼東公。邑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卽授印綬。承制命備官司。除平州牧。守。寧。廆卒。子皝立。皝字宣英。初封世子。備立。備字宣英。初封世子。皝立。備字宣英。初封

王。位表請于晉許之。皝來子備立。備字宣英。初封

遼王。因內閔之亂。遣其慕容恪討擒之。卽北卻聯

盜。先是將幹以傳國璽遞于建鄴。備欲神其事。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

日奉璽君。因僭卽皇帝位。自薊遷鄴。辰常山大樹自拔。得璽圭。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備以為嶽神之命。遣祀之。

俱牧馬。馬圖相傷。廆怒。渾擁馬西上。廆悔之。追思渾。作阿于之歌。辭里呼兄為阿子。廆子孫竊號以此歌為輩後大典。

晉書禮儀志黃鍚出于赫山碧玉生于瑞巖。暐庸材而惛。為輔。猶將冀虎攖人。評貪賄而垂出奔。違識云爭補袂。晉書慕容暐字景茂。儁之子。儁

死。羣臣欲立慕容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滎陽。慕容恪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恪自恃勳舊有無上之心。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毋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勸恪廢暐以自全。且定天下之業。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恪自立。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恪自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暐曰。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收根於禁中斬之。暐遣將攻陷滎陽。又遣將攻昭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己。慕容恪因而篡位。入白

容垂攻荀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洩。爲堅所誅。

[前秦]荀洪字廣世。[氐]人也。其先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五丈。五節如竹形。辰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先是[隴西]大雨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劉曜僭位[長安]。廣世歸曜。後降石[虎]。虎以爲流人都督處于[枋頭]。封爲[西平]郡公。後怨[虎]。遣使降[晉]。穆帝以爲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廣川]郡公。廣世以讖文有州付州付字。遂改姓荀氏。自稱三秦王。使子雄擊石虎將麻秋獲之。以秋爲將。飢而秋斬之。

讖憑州付竊號荀王。運逐星流。洛名隴堦。

欽定訂史賦　卷二十　荀秦　十四

[晉書]荀廣世所能辨。[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及廣世死。健自稱[晉]雍州刺史。盡眾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西還之象。健遂至[長安]都之。僭稱帝。四年。死。天子註洛僭也。[國語]今君奄王東海以洛名聞于[顓頊]堦[陘]。

鋸鑿堪驚瞎眼之引刀。謠應魚龍偏幸堅頭之揭鍵。

按[晉書]及[十六國春秋]荀生字長生。幼而相貌醜無類祖廣世甚惡之。生無一目。七歲。廣世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耶。廣世大驚鞭之。謂健曰。此兒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僭帝

位。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于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角]熒惑[入]東井[入]天角為帝座。東井秦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之變。毛太傅梁車騎臣也。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毛貴草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又誅丞相雷弱兒。及其九于二十七孫。諸[兒]爺也。剛愎好直悉叛。弱兒[兒]爺也。剛愎好直言。為嬖臣趙。部等所譖故被誅生在諒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鍾鉗鋸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以下至于僕隸。誅五百餘人。後殘虐彌甚。勳戚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至於截脛剖胎拉脇鋸頭殺者。動以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第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乃帥壯士潛入[東]東海王堅與呂婆樓亦不可信。明當除之。

帥麾下襲進。將士拾伎歸堅。堅眾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殺之。樓同棱。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姿貌魁傑。祖廣世奇愛之。名曰堅頭。因謂健曰此兒頭大身長足短非常相。既殺苻生。去帝號僭稱[大秦]天王初[長安]誅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辰為龍龔將軍。第在[洛]門之東、苻法小字阿法。堅庶兄也。後為堅母荀氏所殺[周]邯彥沂都賦[據]要總殊。揭鍵制樞鍵管籥也。瞎許轄切。目盲也 推誠奇士之倚。毗。快志翔邦之跨躒。[按]晉書及十六國春秋堅僭位。以王猛為

中書令。晉桓溫代燕。燕師屢敗。遣使乞援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秦救燕桓溫既走。慕容暐悔其割地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怒。令猛。帥步騎討平燕蔓。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責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各宜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殺傷甚衆。燕師敗績。追克鄴執暐。堅入鄴赦暐等。以猛鎮鄴及猛寢疾卒。堅下書徵涼州刺史張天錫。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不從堅

遣姒萇等自石城津代天錫帥勁勇五萬來拒。戰于赤岸涼師大潰。天錫奔還姑臧。致牋請降于萇。萇軍至縛焚櫬。送之長安。涼州平。

晉書。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略聘學好兵書。苻堅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猛爲中書令。以討慕容暐功。封清河郡侯。復授司徒。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於是國富兵彊。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猛寢疾。堅親祈郊廟。分遣冢臣禱河嶽諸祀。及猛死。堅哭之慟。謂太子弘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諡曰武侯。

徐陵陳公九錫文。晉桓溫代燕。燕師屢敗。遣使乞援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秦救燕桓溫既走。慕容暐悔其割地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怒。令猛。帥步騎討平燕蔓。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責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各宜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殺傷甚衆。燕師敗績。追克鄴執暐。堅入鄴赦暐等。以猛鎮鄴及猛寢疾卒。堅下書徵涼州刺史張天錫。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不從堅

遣姒萇等自石城津代天錫帥勁勇五萬來拒。戰于赤岸涼師大潰。天錫奔還姑臧。致牋請降于萇。萇軍至縛焚櫬。送之長安。涼州平。

晉書。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略聘學好兵書。苻堅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猛爲中書令。以討慕容暐功。封清河郡侯。復授司徒。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於是國富兵彊。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猛寢疾。堅親祈郊廟。分遣冢臣禱河嶽諸祀。及猛死。堅哭之慟。謂太子弘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諡曰武侯。

徐陵陳公九錫文。

平。彗出尾箕。象已形于薙彌。晉書。堅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

這驅馭于韓彭。跨躡于秦晉。鶯栖槐柳。俗幾致於昇

學校。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務藏克盈。典章法物。靡不畢備。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支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詵詵我萌黎。其後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曰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按尾箕燕分。東井秦分。

唐韓愈送鄭尚書序曰至紛不可治。乃草草痛斷乃止。獨殺也。納慕容之父子。得燕遽逞心驕。忘羌虜之仇讎。圖曾妄誇

威燀。晉書燕慕容垂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垂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從。及尅鄴。徙慕容暐於長安。以暐爲尚書。垂爲原平公。融爲陽平太守。慕容冲爲平陽太守。堅弟陽平公融言於堅曰。東胡父子兄弟。列官滿朝。狼子野心。往年星變災起於燕。願少留意。堅曰。汝其息之。王猛疾篤。堅臨省。問以後事。猛曰。賈雖僻陋。匿趣正朔。猛猛曰。賈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堅引羣臣共議伐晉。權翼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兄在偉才。未可圖也。石越苻融等皆諫。堅不納。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必無功而反。臣之所

夏。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鶡。布諸畿甸。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其如尊廟何。王景略
一辰奇士。睠終之言。不可忘也。羣臣上書面諫
前後數十。堅終不從。遣其征南苻融驃騎張蚝
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
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
餘萬騎二十七萬。旌旗鼓相望。
水陸齊進。燀音闡。
而見逐於圍夫。戎虜反戈。龜失水而受制於螻蟻。
晉書堅至頃城。苻融等攻陷壽春。晉遣謝石謝
玄拒之。融馳使白堅。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
兼道赴之。軍遂大敗。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
單騎遁還。於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脾。堅食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　前秦　十八
之大悅。命賜帛十四續十斤。融曰。臣聞自龍厥
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
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
朝臣之言。豈見今日。當何面目復臨天下。潸然
流涕而去。堅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比至
洛陽。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
說堅請巡撫燕代。幷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
以為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人告罪于太廟。
丁零翟斌反于河南。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
討之。垂南結丁零。役飛龍。引丁零烏氏之眾為
雲梯地道以攻翟城。慕容暐弟泓先為我地長
史聞垂攻翟。命奔關東。收鮮卑眾還屯灞陰。
暐潛使諸弟及族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彌永
擊之。為泓所敗。泓眾遂盛。自稱大都督雍州牧

濟北王。推叔父垂爲兎王。辰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洞東。攻蒲坂。堅乃命竇衝討冲。又以苻叡爲都督。姚萇爲司馬。討洵。苻叡輕敵。進至琴澤。敗死。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冲於洞東。大破之。冲奔于洵。洵。遣使說堅。約分王天下。堅大怒。召暐責之。暐叩頭謝。堅赦之。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洵。洵長安。怨其反叛之罪。而暐秦數已終。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洵於是引兵向長安。改年燕興。堅討姚萇于北地。兵敗。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還。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冲帥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走入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執堅以歸。幽之別室。編于新平佛寺中。少微通鑑朱理尊紀。劉定之曰。淝水之役。謝玄以八千長驅於苻堅。豈非堅寇而動以利。猶猛虎以攫園豕而見逐於居民。則妥尾而奔。不敢回顧也。楊維禎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晉陽廟委荊蓁。隴上壇晉菩薤。按晉書苻丕字永叔。堅之子。堅敗。入據晉陽及堅爲萇所殺。舉哀即位。立堅行廟。置百官。下書曰。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其遣丞相王師帥衆取之。與慕容永戰于襄陽。垂師大敗。丕懼。率衆南奔。置將馮該邀擊斬之。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初據南安。聞丕死發喪。行服。爲壇於隴東

僭即位。收合衆旅。與萇相拒戰。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于是盡衆而東。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死之。子崇奔晉。爲乾歸所敗。死之。苻氏滅。景茂既擒永。面縛。并苻登。遂窺兵於殿圖。按圖

晉及十六國春秋。後秦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永嘉之亂。戎夏隨之。數萬。自稱雍州刺史。扶國公。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石虎以爲征西大將軍。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石祇以弋仲爲右丞相。後祖爲劉顯所殺。弋仲乃與閻連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乃

遣使降晉。穆帝永和十年。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五州諸軍事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子襄率戶六萬。南至滎陽。晉處之。襄字景國。弋仲死。襄代領其衆。攻洛陽。爲桓溫所敗。奔北山。將圖歸。忠爲苻生所殺。姚萇字景茂。襄弟也。降于苻生。堅以萇爲揚武將軍。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堅既敗於淮肥。慕容泓敗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叡爲泓所敗死。萇懼誅。奔渭北。自稱秦王。及慕容冲入長安。萇安萇聞堅走五將山。遣其將吳忠圍執之。既而冲率衆東下。萇遂僭稱帝於長安。以長子略。萇死。興襲僞位。與苻登戰于山南。斬登。遣楊佛嵩攻陷洛陽。略地至梁

國而歸。[史記]晉侯世家。西有[殽][函]。[財]殫事佛而弊政淪[晉書]興引諸沙門于[消]
洛陽東有[成皇]。[區]堂聽鳩摩羅什演說
吾。教弛過庭而愁腸易轉。佛經。興既詫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
門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尿]貴里。立波若臺
于中宮。浹門坐禪者常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
者十室而九矣。興以爲尚書令待
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遂有
奪嫡之謀。及興疾。其太子泓待疾。弼潛謀爲亂
招集數千人。被甲伏于其第。興疾瘳朝其羣臣。
劉羌泣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
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愧于四海。興以弼文
武兼才。未忍致法。冤其罪。興疾甚。弼稱疾不朝

集兵於第。與怒。遣收弼第中甲仗還武庫。於是
弼黨率甲士攻燒端門。興力疾賜弼死。史臣曰。
子略翻采詭說。加以殊禮於桑門。僞境日侵。寧堪
[尿]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此
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釋]氏要覽。梵語般若。此
言智慧。波若亦作般若。[釋]
繼以永和之隘。蕭牆方劇。內憂終爲劉裕之資。輊
道空慚顏腆。按[晉書]及[十六國春秋]泓字元子。興
長子也。興薨泓僭號。改元永和。泓弟
宣謀據[刑]望爲亂。姚[池]公楊盛攻陷
[祈]山進逼[秦]州。泓遣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平追勃
勃屢來攻。姚紹殺之。而[晉]太尉劉
裕引大軍伐泓次[彭]城。遣檀道濟王鎮惡入白

淮肥。攻譙丘。頊城。沈林子自汦入河。攻魯垣所至多降服。晉師至滑臺。姚皇辰姚洸鎮洛陽。遣部將趙玄出戰。戚皇。榮陽。虎生。諸城悉降於道濟。玄戰敗死。道濟至洛陽。洸懼出降。泓毋弟懿欲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而自立。遂舉兵僭號征北。姚恢亦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自雍州趨長安。移檄欲除君側之惡。泓見內外離叛。圖帥潮逼。每朝羣臣。悽然流涕。羣臣皆泣。姚紹率輕騎先赴難。姚讚亦率諸軍還長安。遂擊殺恢及其三弟。泓進日太甚。等大將軍。改封魯公。師。姚鸞等拒晉師。紹遣姚洽欲絕道。濟糧道。為沈子所敗。眾皆沒。紹忿恚病死。晉師進據鄭城。泓使姚洛屯兵宮中。姚讚屯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交渭進兵。破姚

丕於渭橋。泓自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勢窮。將妻子詣壘門降。讚亦率其族降于裕。裕盡殺之。史臣曰。元子以庸愞之資。屬傾覆之際。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繫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斯之謂歟。沈約奏彈王源文明吕胤顏會無愧畏胤厚也。

五胡既迭鴟張。四海各隨幅裂。成漢一隅僭國。久遲晉壽之歸降。前涼九世藩封。竟被苻氏之噬齒。按晉書及十六國春秋李特巴西宕渠人。初魏武克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魏。魏武嘉之。遷略陽氐。為將軍號。為巴氐虎子。蓋為東羌獵將。蓋生五子。輔特庠流驤元康中。

閻西亂歲饑流移八蜀特至劍閣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辰益州刺史趙廞謀反李辛兄弟率衆歸廞。廞使兵攻成都。劉敞敗走死。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甚憚之。惠帝遣尚為平西將軍。帥兵入蜀。特聞甚悅。大都流人推特行鎮北將軍。承制封拜。其爵流行鎮東將軍。驤驍騎將軍。少子雄前將軍。進兵攻尚于成都。尚頹為特所敗。乃阻長圍自稱成都王。後改元。尚遣大衆奄襲特營。特軍敗。死其弟流收衆。自稱太將軍。大赦下。推特為大將軍。大赦改元。尚遣大衆奄襲特營。特軍敗。死其弟流收衆。自稱太

以宰家。年六十卒。子寔立。寔字安遜。晉遣使授涼州刺史。辰京兆劉弘救左道以眩惑百姓密與寔左右謀殺寔是皆懷刃入內斬之。寔毋弟茂嗣。茂字成遜。立寔子駿為世子。晉明帝太寧元年。趙劉曜擊茂。茂稱藩於趙。曜封為涼王。茂衰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謹守忠節毋或失墜年四十八卒。子重耨立。重耨字泰臨。晉遣使者拜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耨以位號未稱。慾不受詔。羣僚勸駿稱涼王。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耨為世子。年四十卒。子重耨嗣。字泰臨。晉遣哀問大臨三日。羣僚勸駿稱涼王。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耨為世子。年四十卒。子重耨嗣。字泰臨。晉遣

議以曜霊幼中。世難未寧。宜立長君。廢曜霊立祚。祚駿之庶長子。僭即王位。立妻辛氏為皇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重耨少子玄靚為涼武侯。祚尊人河州刺史張瓘遣兵傳檄廢祚復立曜霊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虓騎將軍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大懼祚疑之混西奔招合至萬餘人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崔觀琚嵩等殺祚曜霊殺之。宋混為曜霊發喪。進至姑臧祚督神守卒。斬西門關納混領軍趙長因刺祚中額。祚奔萬秋閣。為厨士徐黑所殺。玄靚字元安。重耨少子。初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大將軍涼王。自為尚書令涼州牧涼郡公。辰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為潭敗賊。下觀勞之。長馳入殿中呼萬歲。祚以長

廣衆數大御史杜遥言于瓘曰。此變之大者。同
移之他族。瓘徵兵數萬集于姑臧謀討梁氏混
與弟潛及壯士陽和等奔入南門申令諸營曰。
張瓘謀逆。被太后詔誅之。瓘率衆出戰。混擊敗
之。瓘自殺。混入見亥靚幼冲。國多難。須立長君勸
輔政。混率天錫以使持節都督諸軍輔政。右將軍
軍劉肅等議以亥靚等夜害亥靚。天錫字純嘏
天錫自立。天錫遣刺史景騭之少子。初徙涼州牧西平公。辰郡國火燃于
泥中三十。所。苻堅復有篡弁之志。天錫懼。遣使
奉表于圖又與桓溫書。刻期大舉。都會山郡。荊
堅遣武衛將軍苟長等帥衆來伐。天錫遣史景
等拒戰。爲秦所敗。天錫面縛降秦。東徙長安。拜
歸義侯。隨苻堅伐晉。敗于淮南。又入晉。爲員外

散騎常侍。後復本封。薨。前涼亡

鳶飛翔麟見呂光藉口于符徵衆叛親離禾緒順身于虜

葉按晉書及十六國春秋後涼呂光字世明。略陽
氐人。文燭樓佐。前秦官至太尉。光目重瞳生夜
有神光之異。故名焉。苻堅以光爲使持節都督
西討諸軍事。率衆討西域大破龜茲。具王帛純
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
堅以光爲安西將軍西域校尉。前順卿侯。光還
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及聞拘堅爲姚萇所害。奮
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自稱持節都督
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辰白鷺翔于酒泉。衆
驚或列而從之。鱗兒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
己瑞。僭即天王位。及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

自號大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纂弘皆光之子也。光謂曰。吾終之後。使纂統大軍。弘管朝政。兄弟輯穆。則門戶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還踵。纂弘泣曰。不敢。光死。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失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年長功高。宜承大統。纂曰。臣年雖長。陛下國家之冢嗣。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及紹嗣僞位。呂超勸紹除纂。紹不許。呂弘先與紹有隙。遂與纂謀。率衆攻紹。紹自殺。纂字承緒。光之庶子也。既殺紹。僭即位。禿鮮卑思盤。思盤訴于纂曰。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及其諸臣講于內殺呂隆。數勸纂酒。已至昏醉乘

衆潰。纂殺之。呂超擅伐纂召見。超怒曰。卿特兄鼻耳。欲欺吾也。要當斬卿。超走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弟超等逆于內殺之。僭即位。禿髮傉檀以汨渠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請降于魏。興李騎一萬東遷晏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後坐與子弟謀反。爲興所誅。

若羌曆之廢興。尤事機之回忽。西征賊虐項氏之肆暴。沛公以歸德成劉氏之東蘇事回忽而好還卒難羈北返已隨逆謫。

【胥】【書】【後】【曲】慕容垂字道明。鮮卑人。【胥】【書】【第】【五】【子】。【胥】【書】慕容寫僭號。封園王。垂既殺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詵深忌之。垂懼禍。奔于苻堅。堅聞其至。大悅。郊迎握

手禮之甚重。以爲冠軍將軍。苻堅敗于淮南。垂軍獨全。垂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人視此爲輕重。請奉詔輯寧湖喬。且勠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伸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將。今之輯白。且世亂歸誠。非慕德而至也。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而輕忽社稷。臣見其往。不見返。關東之釁垂其首乎。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牋于長樂公丕。垂至。館之于勠會。苻暉告寧璽。斌聚衆謀逼洛陽。丕于是配垂兵二千。遣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

返。關東之釁垂其首乎。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牋于長樂公丕。垂至。館之于勠會。苻暉告寧璽。斌聚衆謀逼洛陽。丕于是配垂兵二千。遣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

暉閉關拒守。翟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乃自稱大將軍。冀王。承制行事。翟斌爲建義將軍。封河南王。弟德爲范陽王。衆至二十萬。長驅攻勠。丕乘勠奔幷州。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苻暉告急。簡書相尋。垂乃焚橋。衆三萬。至洛陽。苻悉誅氐兵。殺飛龍。濟河。引師還次于參合。俄而魏軍大至。三軍奔潰。爲太子寶率衆伐魏。魏徙于河西。寶臨河不敢濟。寶與德等奔免。垂大軍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慚忿成疾。築燕昌城而還。薨于玉谷之陽。

魏書及十六國春秋慕容寶字道祐。小字庫丐。垂第四子。少輕果無志操。段后諫垂曰。太子承

追誰段后。何物蠢凶。送死龍城。故然汚辱。被

而不斷。非濟世之雄。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晉獻公乎。及垂死。寶僭即位。遣其弟超王麟逼段后曰。嘗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上逼殺母。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寶庶子會有雄略。垂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策遂立策爲太子。翹使修和寶不許。翹遂來攻甲山。寶使會率衆赴之。麟謀弒寶不克。出奔丁零。寶恐其逆奪會軍。率騎迎會分其兵使慕容詳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左右勸寶殺會。會覺。勒兵攻寶。高雲夜襲會敗之。衆悉逃散。會單馬奔還中山。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與魏師戰敗。績翹遂入中山。麟奔薊。慕容德遣李延勸寶南伐。寶從之。遂發龍城次于乙連。段速骨因衆之憚遠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仇奔之。寶馳還。與其子盛南奔。上書謝罪。寶引軍討速骨。衆咸投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寶欲還北。盛以汙之忠款。寔未明。宜就晉陽王德。寶從之。至黎陽聞德稱制。懼而退。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會寶以汙垂之季舅。盛又汙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幷其太子策。汗自稱大單于。平王襄傳。汚蔑尊室。註。汚蔑汚血也。漢書梁新昌讌

龍暗中賊已猖狂。滄海獵回。蔓裏人徒憂慨。按晉書及

十六國春秋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寶僭位。封長樂王。及寶為蘭汗所殺。盛與李早衛雙等潛結大謀。討汗斬之。幷其諸子。盛於是僭即尊位。盛嘗謀其羣臣于新昌殿。使各言其志。七兵尚書丁信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以威嚴馭下。驕騎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卒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段璣等因眾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盛遂輦升前殿。召叔父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盛峻極威刑。上下振慄。人不自安。所以卒于不免。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及盛死其太后丁氏廢太子定而立熙。熙烝于丁氏。故

為所立。熙大治宮室。其後苻氏好遊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寤而告人曰。國符其將盡乎。苻氏死。熙悲號踊踴。苦喪考妣。服斬縗。食粥。營陵周輸數里。下錮三泉。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熙聞之。乃收髮貫甲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走。微服逃林中。為雲所弒。雲字子羽。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寶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東宮。為侍御。即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熙之

葬荊氏也。馮跋詣雲。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偏之。雲遂僭天王位。復姓高氏。仍號天興。雲臨東堂。幸臣離斑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啟。拔劒擊雲殺之。雲自以無功德。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斑桃仁竝專典禁衛。委以爪牙。終以此致敗。

蘇頌詩坐閣苦雨憂悞。

國仁還而僞業建。祖孫三世兵彊。慕末嗣而部民離。城邑一朝火燄。按晉書宋書及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五世祖佑鄰。部衆稍盛。父司繁爲苻堅將王統所襲。司繁乃降于堅。會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鎮西將軍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山。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

鎮。堅伐晉。徵爲前將軍。會國仁叔父步頻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頻迎國仁於路。及堅敗。國仁乃招集諸部。衆至十餘萬。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自稱大單于。使署國仁大單于苑川王。國仁死。弟乾歸立。辰苻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封乾歸梁王。乾歸遣騎二萬救之。會登爲姚興所殺。乃還師。因王楊定來伐。乾歸擊斬之。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姚興來伐。乾歸與戰。爲興所敗。遂走金城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乾歸於是利鹿孤所害。遂奔長安。歸姚興將叛謀洩。懼爲利鹿孤所害。遂奔長安。歸姚興興大悅。署乾歸河州刺史。還鎮苑川。以其子熾磐爲晉興太守。興慮乾歸終爲西川之患。因其來朝。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衆。尋而乾

歸奔還苑川。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僭稱秦王。姚興力未能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河州牧河南王。尋爲國仁子公府所弒。熾磐討公府誅之。襲偽位。遣使詣晉以爲平西將軍熾盤乙弗。自率步騎襲破樂都。傉檀兵彊地廣。置百官。立其弟二子慕末爲太子。慕末字安石。熾磐死。慕末嗣偽位。部民多叛。慕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武。爲赫連定所攻。慕末降。送上邽誅之 按慕末宋書作茂蔓。

鄯善致敗。燕臺空付寒灰。禿髮因好戰而亡。源社惟餘壞塚。按晉書及十六國春秋。禿髮烏孤。字文泰。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

後。有食采馮翊者。因以氏焉。慕容寶僭號。署跋中衛將軍。跋弟素弗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衆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密欲誅跋兄弟。跋懼禍。逃于山澤。尋與從兄萬泥等襲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封邑公。雲爲幸臣所殺。衆推跋爲主。跋僭稱天王。而不徙舊號。郎國曰燕。跋厲意農桑。勤心政事。建太學。置博士。朝野競勸。魏使耿貳至其國。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留貳不遣。太史令張穆曰。違義怒鄰。取亡之道。跋曰。吾當思之。俄而魏軍大至。以跋有備。引還。跋寢疾。宋夫人規立其子受。乃矯絕內外。遣闇者傳問而已。太子翼及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弘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衷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跋驚懼而

死。弘殺翼而自立。魏師屢來伐。弘乞師於[匡]又請迎於[句驪]句[驪]將葛[居]盧光率衆來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句驪]軍人所掠。弘率[龍城]萬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後二年為[句驪]所殺。○[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泰始中有樹機能者。殺[秦州]刺史胡烈盡有[隴]右。孤謂使者曰。呂王不能以德柔遠。吾豈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興。豈有常哉。謝其使而遣之。自稱大單于[武威]王。署其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侍檀為車騎大將軍。烏孤因渭墜馬。患甚。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止長君。言終而死。弟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利鹿孤死。弟[傉]檀立。姚興遣姚弼姚顯等來伐。[傉]檀擊斬姚顯。於是僭稱[梁]王。遣其將枯木伐蒙遜。[傉]檀屢掠[臨松]一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來伐。[傉]檀敗。以其子染干及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還。[傉]檀遷[樂都]城潰。[傉]檀單于[武威]王署其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烏孤因渭墜馬。患甚。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止長君。言終而死。弟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利鹿孤死。弟[傉]檀立。姚興遣姚弼姚顯等來伐。[傉]檀擊斬姚顯。於是僭稱[梁]王。遣其將枯木伐蒙遜。[傉]檀屢掠[臨松]一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來伐。[傉]檀敗。以其子染干及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還。[傉]檀遷[樂都]城潰。

蒙遜藏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副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吾年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藏磐。藏磐待以上賓之禮。歲餘為藏磐所弊。

張翥遊鳳凰山詩 壞垿

率騎襲乙弗大破之。藏磐乘虛來襲[樂都]城潰。安西焚尼自[西平]奔告。於是將士皆散。[傉]檀曰。

尚傳祠乙鳥荒池倉見射新鴻。壇埒力輸切。滅也。彼蕞爾者何爲。皆忽諸其如瞥。左傳文五年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忽滅也。瞥蔑見也。再遷廣固。玄明將立根基。一紀南燕僭朗預推卦撰。按晉書及十六國春秋南燕慕容德字玄明。魏之少子。慕容皝第四子。慕容儁僭號封范陽王。苻堅滅燕。徙長安苻堅伐晉。以爲奮威將軍。堅敗。德從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入中山。寶出奔薊。以德爲制南夏。德兄子鱗自義臺奔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鱗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不可以戰。宜及魏軍未至。捨衆南渡。就食魏則中外受敵。可一舉而取之。德乃率以援之。魏則中外受敵。可一舉而取之。德乃率衆將徙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東合。是夜濟師。旦魏軍至而冰泮。遂攻黎陽津。爲天橋津。慕容鱗等。請上尊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魏雖救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號。德許之。於是依燕元故事行帝制。慕容鱗潛謀爲乱。事覺賜死。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聞德攝位。懼而北奔。初苻堅既滅。弟廣降于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至是叛。自稱燕王。德留守滑臺。自帥衆攻廣斬之。和其撫軍詹陽任和守滑臺。降魏。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岡成資。主客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復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

畜力而圖之。德謀於眾。潘聰曰。渭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青齊沃饒。可謂用武之國。德猶豫未決。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朗曰。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不敢言。德大悅。遂入廣固。僭即皇帝位。立太學。選公卿子弟為太學生。立冶於臨淄。置鹽官于烏常濯以廣軍國之用。桓玄將葛謙南眾咸以玄新得志。未可與爭鋒。孤裘犬補。寧非寢骨妍皮。

韓範勸德乘機取江南。德遣其將慕容鍾率步騎二萬五千赴期將發。已而德寢疾。於是罷兵。乃止。俄聞玄敗。德遣使迎之。至冀州刺史劉軌等奔于德。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段氏逃于宝中。而生超焉。後從呂隆徙長安。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佯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僭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副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瘦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乃歸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超為太子。及德死。超嗣偽位。以慕容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冀州刺史。參政事。封子言於超曰。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內不在庭。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嗣偽位。宮鍾等權逼以開

不欲鍾等在內。孚說竟不行。鍾宏俱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間之。嫌隙漸構。慕容法先與超結慼。懼禍遂與鍾宏等謀反。超收其黨誅之。宏奔魏。鍾奔姚興。超不恤政事。畋遊是好。百姓苦之。辰五樓親族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莫不憚之。百僚杜口莫敢發言。超謀寇晉。韓諄諫不聽。遣公孫歸寇濟南。執太守而去。劉裕率師討之。五樓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超不從。俄晉師度峴。超率衆拒戰大敗。奔還黃固。徙鄴內入保小城。其請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俄晉師度峴。超率衆拒戰大敗。奔還黃固。徙鄴內入保小城。其尚書郎張綱奔于裕。裕為飛樓懸楯。木幔夾相繼。晝夜四面進攻。殺傷甚衆。其尚書悅壽開門以皮。幷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

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裕執送建康斬之。諄音顓。

史記田敬仲世家 孤衆雖微。不可補以黃犬之皮。

莊子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荷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胠音祛。開也。鐍音決。李氏之霸圖自狹。

蓼泉 難控暴胡。沮渠之凶德無良。西海隨荒鎔碣。

按晉書魏書及十六國春秋西涼李玄盛隴西狄道人。漢前將軍李廣十六世孫。少好學。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及長習武藝。諳孫吳兵法。呂光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卒。治中索倫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冠軍將軍。敦煌太守。稱藩于業

及業僭稱涼王。進去咸軍事。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公。領敦煌二州牧。遣產盛為大都督大將軍西田積穀。為東伐之資。起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又立泮宮。增學生五百人。遣人間行奉表于國。圖。遂遷居酒泉。初玄盛為群雄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可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西域。渾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攬然者述志賦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棗。而酒泉玄盛者槐樹賦以寄情。蓋難解。而趨元立功非所也。及卒。論武昭王。子歆字士業嗣宏帝以歆為持節都督鎮西大將軍封酒泉公。歆用刑頗嚴又積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主簿氾稱諫。告不納。歆立之年而困。受禪。歆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歆聞蒙遜南伐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其太后尹氏以為不可。諮祭酒宋繇又固諫。並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酒泉。聞蒙遜來。距戰於蠻。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違取敗。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眾復戰。敗於廖泉。為蒙遜所害。宗推其弟恂為涼州刺史。守廣煌。蒙遜攻之三旬。面起堤。以水灌城。陷。恂自殺。歆子重耳奔闕。後歸之七世祖。張氏前涼張軌也。

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逐以官為氏。呂光末。蒙遜聚眾屯據金山。與從兄男

成推段業爲涼州牧業憚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遣之乃以蒙遜爲臨池太守。蒙遜與男成曰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不許蒙遜既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郡太守。業許焉蒙遜乃密遣其弟成謂男成欲叛業收男成殺之之比至臨池衆逾一萬業使田昂率中庸玫之田昂奔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娶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業推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加與遣使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涼西侯尋僭號河西王因益州刺史宋齡石奉表于晉蒙

遜襲殺和虔降之涼州悉平。遂徙都姑臧。初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其略曰金山而龜尋玫滅李啟稱臣銘之于寺前遂如圖讖主壽拜蒙遜爲涼州牧涼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蒙遜性奢忌忍於刑戮蒙遜死。子茂虔立魏拜爲涼州刺史河西王後魏主燾來攻。降于魏遷平城見敦其弟無諱西奔襲高昌稱王焉茂虔魏書作牧犍晉書載記論蒙遜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

爻遣託淳維。蒸土築城。憍虐厭言屈子。

按晉書魏書及十六國春秋夏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及

堅國亂。遂有[劉]衛之地。為[魏]師所敗。見執。勃乃奔于北部。北部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弈于以女妻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寵遇踰于勳舊。興弟[嵩]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弈于鎮[高平]公[諫]固諫曰。勃勃貪暴無親。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雜]及雜虜二萬餘落。鎮[夏]臺川。襲殺沒弈于而幷其眾[大]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

[夏]擊停檀大敗之。又襲擒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統]萬蒸土築城。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下令曰。古人[以]天為子。是為徵赫。寔與天[下]氏族無常。帝王者係天[之]所[在]耳。于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俄而[姚]泓[勃]勃[笑]謂其羣臣曰。豈能自固。裕既[赴][長安]。利[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其[夏]鑄。皆堪伐人也。勃勃遣使與蒙遜結盟及劉[裕]伐[姚]泓。勃勃[笑]謂其羣臣曰。裕有高世之略。泓豈能自固。裕既[赴][長安]。利[其]諸將守之。待[裕]發軫。吾在速還正可留子弟及取之如拾芥耳。于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俄而[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遣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既而[裕]留子義[眞]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問王買德方略。買德勸勃勃取[長安]勃勃乃遣子璝率騎南伐勃勃率大軍繼發閿虫

郡縣悉陷。劉裕懼。召義眞東鎮洛陽。勃勃入長安。璝追擊義眞。義眞單馬而遁。勃勃爲壇于霸上。僭卽皇帝位。乃還統萬。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憍虐。常居城上手自殺人。視民如草芥。諫者謂之誹謗。義廢其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勃勃。勃勃中子昌破璝殺之。以昌爲太子。叱干阿魏書作薛干。按前漢書匈奴其先夏后之苗裔。曰淳維。師古註。以殷辰遷于北邊。憍騫通。屈子。魏書作屈孑。魏士嗣所改名也。黑渠戰敗。乘虛之寇已深。峽口俘歸。行邁之心如噎。按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死。昌僭卽大位。辰勃勃諸子相攻。闔中城奔於黑渠。爲魏所敗。不收入

城。其城初勃勃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窮極文采。魏主燾謂左右曰。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魏人追擒昌。尋見殺。昌字宣徵。敗定奔於平涼。僭稱帝。定東擊魏麟城。魏主燾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魏圍之。斷其水草。衆潰。定走保上邽。卻爲吐谷渾慕璝所襲擒送于魏。見殺。徵音懲。部曲至沿城峽口。爲吐谷渾所邀。見獲。宋書定率衆十五年。南伐。圍。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憂深之謂。是也。黑渠魏書作黑水。方是辰也。處處兵戈。家家圖讖。民愁

荊棘之生。人歎苞稂之浸。老子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詩曹風。浸彼苞稂。註。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浸爲此。稱牧稱伯。稱王稱帝。嗟僭竊以何多。或疆或羸。或倡或隨。競剖分而莫禁。皇極經世書。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疆或羸。或倡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始以司馬家之弱。偏安僅保東州。終爲拓跋氏之疆。蹙殺仍聞北僭。拓跋氏初稱代王。事見晉。成帝下註後什翼犍死。國號中絕者九年。至晉

孝武太元十一年。什翼犍之孫珪復立。改國號曰魏。太元二十一年。什翼犍之孫珪復立。改國號曰魏。太元二十一年。逐慕容氏取中山。遂王有中州。是爲道武帝。晉安帝義熙五年。珪爲其子拓跋紹所弒。長子晉王嗣字木末。誅紹而代古是爲明元帝。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長安。魏遣使請和。明元立十二年而晉亡。魏遂與宋晉梁北帝中國。入於晉。餘十四國互相吞滅。後皆爲魏所併。

按十六國之地其後惟成漢南燕復附慕容冲之弟。荷堅滅燕遷長安。堅以爲平陽太守。堅敗於淮南暐弟泓聞慕容垂攻鄴。亡花陰。自稱大將軍。冲亦起兵奔關東。收衆遣屯河東。有衆二萬。爲堅將竇衝所破。奔於泓軍。泓將高盖等以泓持法峻。乃投泓立冲爲皇太弟。冲爲堅所殺。冲乃僭稱尊號。於

何堅既出如伍將山冲入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垂跨擾山東。威名素著憚不敢進衆咸怨之。其將韓延因民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爲帝。立冲族弟慕容永襲殺隨。立慕容覛去長安而東。慕容皝僭稱燕王。稱藩于垂。永尋據長子。僭稱帝。後與垂戰敗見殺。又按前趙劉淵僞改元三。元熙。永鳳。河瑞劉聰僞改元四。光興。嘉平。建元。麟嘉。劉粲僞改元一。漢昌。劉曜僞改元一。建平。石勒僞改元一。建平。石弘僞改元一。延熙。石虎僞改元二。建武。太寧。石鑒僞改元一。青龍。冉閔僞改元一。永興。前燕慕容皝僞改元二。建熙。前秦苻健僞改元一。壽光。苻堅僞改元三。建元。晏平。玉恒。李壽僞改元一。漢興。李勢僞改元二。太和。嘉寧。前涼張茂僞改元一。和平。後涼呂光僞改元二。麟嘉。龍飛。呂纂僞改元一。咸寧。呂隆僞改元一。神鼎。後燕慕容垂僞改元二。燕元。建興。慕容寶僞改元一。永康。慕容盛僞改元二。建平。長樂。慕容熙僞改元一。光始。高雲僞改元一。正始。西秦乞伏國仁僞改元一。建義。乾歸僞改元二。太初。更始。白雀。建初。姚興僞改元一。永和。成。李特僞改元一。建初。李雄僞改元二。皇初。鴻始。姚泓僞改元一

熾磐僞改元二。永康。建鴻。慕未僞改元一。永鴻。
北燕馮跋僞改元一。太平。馮弘僞改元一。太興。
西涼禿髮烏孤僞改元一。太初。利鹿孤僞改元
一。建和。傉檀僞改元二。鴻昌。嘉平。西涼李玄盛
玄始。承玄。義和。牧犍僞改元一。永和。南燕慕容
德僞改元二。燕元。建平。慕容超僞改元一。太上。
僞改元二。庚子。建
段業僞改元一。神璽。沮渠蒙遜僞改元四。永安
夏赫連勃勃僞改元二。龍升。昌武。赫連昌僞改
元一。永光。赫連定僞改元一。勝光。又慕容冲僞
改元一。更始。段隨僞改元一。昌平。慕容覲僞改
元一。建明。慕容望僞改元一。建平。慕容忠僞改
元一。建武。慕容永僞改元一。中興。右十六國。
起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劉淵稱王。終宋文帝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 十六國總 四十二

元嘉十六年己卯。沮渠茂虔為魏所幷。合一百
三十七年。禮記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
思憂班固東都賦。傑侏儒僻
不具集註。四夷之樂。北方曰傑。

臣張國用奉閱
臣裴俊奉草